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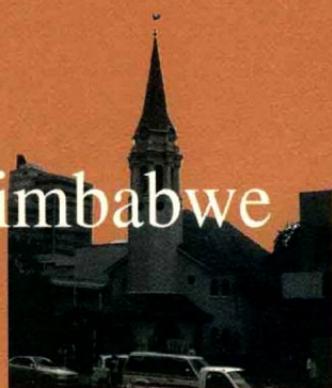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入逛商家
descriptive 文川网 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津巴布韦史

布莱恩·拉夫托帕洛斯 A. S. 姆拉姆博 著 张瑾 译 何曙荣 校

Becoming Zimbabwe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Becoming Zimbabwe

ISBN 978-7-5473-0621-5



9 787547 306215 >

定价：36.00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津巴布韦史

布莱恩·拉夫托帕洛斯 A. S. 姆拉姆博 著
张瑾 译 何曙荣 校

Becoming Zimbabwe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上海市版权局合同登记：图字 09 - 2013 - 66

© Brian Raftopoulos, Alois Mlambo

This edition of *Becoming Zimbabwe: a History from the Pre-Colonial Period to 2008*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eaver Press (2012).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Orient Publishing Centre, China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津巴布韦史/(津巴布韦)拉夫托帕洛斯，
(津巴布韦)姆拉姆博著；张瑾译。—上海：东方出版
中心，2013.10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 - 7 - 5473 - 0621 - 5

I. ①津… II. ①拉… ②姆… ③张… III. ①津巴布
韦-历史 IV. ①K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1444 号

责任编辑：赵 明

责任印制：徐儒静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 话：021 - 62417400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20.25

字 数：278 千

版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621 - 5

定 价：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于美丁 汪培金 周海良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王德昭 叶晓东 刘建生 王立群 张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陈其南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缩 略 词

AAG	平权行动组织	ADVOCATES FOR ANGLO-AMERICAN GROUPS	A31
ACP	非洲、加勒比海以及太平洋国家(非加太集团)	AFRICAN, CARIBBEAN AND PACIFIC COUNTRIES (NON-OAU GROUP)	A31
AEU	联合工程工会	ASSOCIATION OF ENGINEERS UNION	00187
AIPPI	信息使用和隐私保护法	INFORMATION USE AND PRIVACY PROTECTION ACT	00012
ANC	非洲人国民大会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00216
BSAC	英属南非公司	BRITISH SOUTH AFRICAN COMPANY	00132
BSAP	英属南非警察	BRITISH SOUTH AFRICAN POLICE	00210
CAS	摩羯座非洲学会	CAPRICORN AFRICAN SOCIETY	00143
CCJPZ	津巴布韦天主教正义与和平委员会	CATHOLIC CHURCH 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	A204
CHRA	哈拉雷居民联合协会	HARARE RESIDENTS' ASSOCIATION	00103
CIO	中央情报组织	CENTRAL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	0001233
CYL	城市青年团	CITY YOUTH LEAGUE	0018
DSA	地区安全助理	REGIONAL SECURITY ADVISOR	00101
ESAP	经济结构调整计划	ECONOMIC STRUCTURE ADJUSTMENT PROGRAM	000102
EU	欧盟	EUROPEAN UNION	00110
FBAWU	布拉瓦约非洲工会联盟	BULAWAYO AFRICAN TRADE UNIONS	A2123
FLS	前线国家	FRONTLINE STATES	0001782
FRELIMO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	MOZAMBIQUE LIBERATION FRONT	A2030

FROLIZI	津巴布韦解放阵线
IBDC	土著商业发展中心
IBWO	土著商业妇女组织
ICFTU	国际自由工会联盟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RA	跨种族协会
JMO	联合市场组织
LDO	土地开发官员
MDC	争取民主变革运动
MK	民族之矛
NAM	不结盟运动
NCA	全国制宪大会
NDP	民族民主党
NEPCO	国家促进出口委员会
NGO	非政府组织
NIBMAR	先组成由非洲人代表占大多数的政府然后准许独立
NLHA	《土著畜牧法》
OAU	非洲统一组织
PF - ZAPU	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
POSA	公共秩序与安全法案
RAR	罗得西亚非洲步枪团
RENAMO	莫桑比克全国抵抗组织
RF	罗得西亚阵线
RICU	工商业工人改革联盟
RRAEA	罗得西亚铁路非洲员工协会
SADC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DCC	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
SRATUC	南罗得西亚非洲工会大会
SRBVA	南罗得西亚班图人选民协会

TILCOR	部落信用土地发展公司
TTL	部落信托土地
TUC	劳工联合会议
UDI	单边独立宣言
UFP	联邦联合党
UN	联合国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VIDCO	乡村发展委员会
WADCO	辖区发展委员会
WOZA	津巴布韦妇女崛起组织
ZACU	津巴布韦非洲工会大会
ZANLA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
ZANU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ZANU(PF)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
ZAPU	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
ZCTU	津巴布韦工会大会
ZIPA	津巴布韦人民军
ZIPRA	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
ZLC	津巴布韦解放委员会
ZNLWVA	津巴布韦民族解放战争退伍军人协会
ZWW	津巴布韦女作家组织

年 代 表

- 约公元 600—900 年 兹佐族移居并统治林波波河地区。
- 约 900 年 豹丘族取代了兹佐族, 兹佐族向西迁往喀拉哈里沙漠, 形成了托兹维莫迦拉文化。
- 1220—1290 年 第一个具有国家特点的豹丘定居点马篷古布韦建立并繁荣起来。
- 1325—1450 年 大津巴布韦取代了马篷古布韦, 并在赞比西河南部建立起了一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
- 1450 年 大津巴布韦被西部的卡米和东北部的莫塔帕这两个同时期的国家取代。1490 年托尔瓦统治者篡位, 四年后他又被奇库约·奇萨马伦谷废黜。
- 1506 年 葡萄牙人来到莫塔帕国。
- 1515—1530 年 沙契特夫·尼亚慕达在东南部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阻断了沿海葡萄牙人和莫塔帕国之间的贸易。
- 1550 年 文达语在林波波河地区全面使用, 该语言结合了一些索托语和绍纳语的元素。
- 1569/1577 年 葡萄牙人试图侵占莫塔帕国。
- 1600 年 戈巴人迁到赞比西河和萨尼亞蒂河的汇流地带。

1606 – 1609 年	莫塔帕的鲁瑟里 · 迦兹年间, 马图臧赫叛乱。
1629 年	莫塔帕的姆汗德 · 马夫胡拉签署了投降书, 开始了穆罕他帕的傀儡政权。
1663 – 1704 年	莫塔帕的穆克姆布韦 · 卡姆哈拉帕苏收复了穆罕他帕傀儡统治时期丧失的土地, 击退了葡萄牙人, 将其驱逐出境并且重新划分了土地。
1684 年	昌加米尔的多姆博在马温戈韦之战中打败了葡萄牙人。
1690 年	罗兹韦王国和昌加米尔王朝在西部建立。
约 1700 年	姆贝尔和布赫拉居民开始大规模外迁。
1720 年代	赫伦格韦族在东南部建立, 影响了内地和伊尼扬巴内的贸易。
1750 年	罗兹韦王国的内战达到高潮。
约 1750 年	部分罗兹韦族从中心国迁出, 在林波波河的西北部建立了纳米比亚王朝, 在南部建立了辛戈王朝。
1768 年	希亚族企图入侵罗兹韦王国。
1824 – 1832 年	几个恩古尼族族群进入津巴布韦高原, 与罗兹韦王国开战。
1838 年	恩德贝莱国在西部建立, 有效地取代了罗兹韦王国。
1857 年	恩德贝莱成功降服大部分绍纳酋长。
1870 年	洛本古拉签署了塔蒂租界法令。
1878 年	葡萄牙军人资本主义者帕维德安德拉德探寻以莫桑比克公司的名义将沿河海的莫桑比克省变成覆盖整个津巴布韦高原的帝国。
1879 年	在和绍纳人的尼彦英维奇维战争中, 恩德贝莱第一次遭到惨败。
1884 – 1885 年	德国宰相俾斯麦主持了柏林会议。

1886 年	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发现了丰富的金矿。
1887 年	洛本古拉签署了格罗伯勒条约。
1888 年 2 月	洛本古拉签署了莫法特条约。
1888 年 3 月	洛本古拉签署了路德租界法令。
1889 年 10 月	英格兰女王将皇家特许状颁发给罗德斯。
1890 年 9 月	先遣部队占领了马绍纳兰，在索尔兹伯里升起英国国旗。
1893 年	英国-恩德贝莱战争/马塔贝莱战争或第一次营法座战争。
1894 年	开始征收棚屋税。
1894 年 9 月	制定马塔贝莱兰枢密令。
1894 年	创立噶伊及善噶尼保护区。
1895 年 5 月	英属南非公司正式采用南罗得西亚这一名称。
1896 年 3 月	恩德贝莱起义爆发，也称安祖克拉·沃库区拉或第二次营法座战争。
1896 年 6 月	绍纳起义爆发或称第一次解放战争。
1898 年	英帝国政府承认南罗得西亚枢密令为统治罗得西亚的工具。
1903 年	殖民立法委员会成立。
1903 年	《主仆法案》颁布。
1905 年	建立 60 个保护区。
1910 年	南罗得西亚本国法规颁行。
1912 年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
1914 年	设立保护区委员会。
1914 年	恩格文亚组建非洲国内传教会。
1919 年	马塔贝莱保卫家园运动恳求国王归还出让的恩德贝莱土地。
1923 年	责任政府继承英属南非公司的统治。
1923 年	南罗得西亚班图选民协会成立。

1924 年	任命莫里斯·卡特委员会。
1927 年	《本土事务法》颁行。
1927 年	南非工商业工会在罗得西亚设立分会。
1930 年	《土地分配法案》成为《土地分配法》。
1931 年	《土地分配法》生效。
1931 年	《玉米管控法令》出台。
1934 年	南罗得西亚班图选民协会下属的妇女联合会成功抵制啤酒店。
1936 年	南罗得西亚班图国会成立。
1943 年	豪曼委员会报告发表。
1945 年	铁路工人罢工。
1945 年	在汤普森·桑康戈牧师帮助下非洲民族会议重新启动。
1946 年	查尔斯恢复改良的工商业工会(RICU)。
1947 年	《城区法令》颁行。
1947 年	本杰明·布罗博成立非洲之声协会(非洲之声)。
1948 年	大罢工。
1951 年	通过《土著畜牧法》(NLHA)。
1953 年	加菲德·托德成为南罗得西亚的总理。
1953 年	罗得西亚与尼萨兰联邦成立。
1954 年	南罗得西亚的工会代表大会成立。
1955 年	城市青年团成立。
1956 年	索尔兹伯里市抵制公共汽车运动。
1957 年	组建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
1959 年	《工业调节法》颁行。
1960 年	组建民族民主党。
1960 年	《蒙克顿委员会报告》发表。
1961 年	民族民主党被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取代。 埃德加·维迟德牵头制定新南罗得西亚宪法。

1962年3月	罗得西亚阵线成立并在12月取得选举胜利。
9月	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被禁止活动。
	南罗得西亚非洲工会大会成立。
1963年	罗得西亚与尼萨兰联邦解散。
8月8日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成立。
	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开始将新兵送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军事训练。
1964年	伊恩·道格拉斯·史密斯成为罗得西亚的总理。
1965年11月11日	签署单边独立宣言。
	英国对罗得西亚部分商品实行制裁。
1966年	英国对罗得西亚实行全面贸易禁运。
	联合国对罗得西亚实行石油禁运。
	英国采取先组成由非洲人代表占大多数的政府然后准许独立原则。
	在奇诺伊战争中,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游击队迎战罗得西军队。
1967年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和非洲之矛的军队参加万基战役。
1968年	联合国对罗得西亚实施全面制裁。
1969年	《英国-罗得西亚协议》制定了新的宪法,扩大了某些群体的公民权。
1971年	权力斗争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瘫痪,津巴布韦解放阵线成立。
	在阿贝尔·穆佐雷瓦领导下,新非洲民族会议成立,抵制《英国-罗得西亚协议》。
1972年	皮尔斯委员会发起是否接受《英国-罗得西亚协议》的全民公投,结果为“否”。
1973年	赞比亚关闭与罗得西亚接壤的边界。

- 1974年 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津巴布韦解放阵线和非洲民族会议在前线国家领导人的压力下成立非洲民族联合委员会。作为反叛乱的措施,成千上万的村民被迁移到茨威舍和马德瓦的部落信用领地。基于消除积怨的精神,被拘留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被释放。恩哈瑞叛乱动摇了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基础。
- 1975年 奇特坡·赫伯特被暗杀。莫桑比克获得独立后立即封锁了与罗得西亚接壤的边境,同时允许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借道潜入罗得西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人西索尔被罢免,罗伯特·穆加贝取而代之。津巴布韦解放委员会成立,致力于联合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津巴布韦解放阵线及非洲民族联合委员会。津巴布韦人民军成立,致力于联合津巴布韦人民解放军、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的战斗力量。
- 1976年 爱国阵线成立,这是前线国家为了联合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又一倡议。日内瓦会议,磋商黑人占多数统治事宜失败。在莫桑比克的恩亚迪祖尼亚,罗得西亚军队屠杀1 000多名津巴布韦难民。
- 1977年 在莫桑比克希莫尤和滕布韦营地,罗得西亚军队屠杀津巴布韦平民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游击队战士。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1978年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发生动乱，“瓦沙第”群体控诉领导层有资产阶级倾向。
- 在赞比亚自由营地和姆库希，数百津巴布韦难民被罗得西亚武装力量屠杀。
- 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游击队击落了一架飞往卡里巴的罗得西亚民航飞机。
-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放火焚烧了索尔兹伯里市的储油罐。
- 史密斯、穆佐雷瓦、西索尔和齐劳进行内部协商，就少数服从多数的选举达成一致。
- 1979年 埃布尔·穆佐雷瓦在内部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罗得西亚成为津巴布韦-罗得西亚。
- 罗得西亚客机被游击队击落，54名乘客和5名乘务员遇难。
- 兰开斯特大厦会议达成宪法解决方案，结束了战争。
- 1980年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赢得英国监视下的大选。津巴布韦获得独立，穆加贝担任总理。
- 1982年 在布拉瓦约和圭洛附近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所属房产内发现私藏武器后，许多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独立人民革命军的领导人被捕，包括乔舒亚·恩科莫在内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领导人被逐出联合政府，紧张局势升级。
- 1982—1987年 古库拉洪迪大屠杀。马塔贝莱兰和米德兰两地2万多平民被杀害，主要死于政府军之手。
- 1982—1992年 政府部署了近1.5万名军人保卫从莫桑比克通往津巴布韦的石油管道，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士兵并肩作战对抗南非支持的莫桑比克全国抵抗组织。

- 1987 年 修改宪法废除了白人选举票单列的规定,采用执行主席实现中央集权。
- 1987 年 联合协议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形成,结束了暴力,有效地摆脱了只有一个反对党的局面。
- 1988 年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彰政府在向农村家庭供水和提供卫生设施方面取得的成就。
- 1989 年 大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政府滥用国家权力和腐败,导致大学独立以来第一次被关闭。
- 1990 年 前任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秘书长埃德加·特克雷组建津巴布韦统一运动。
- 1990 年 本土商业发展中心成立,更多的黑人参与经济活动。
- 1991 年 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开始实施。
- 1992 年 第一次津巴布韦工会大会游行抗议政府的经济改革计划。参加人数不多,但遭到警方的严厉镇压。
- 1992 年 颁布《土地收购法案》,使得政府能强制征地以便重新安置。
- 1994 年 成立平权行动组织,开展更加激进的运动,让当地人获得外国公司拥有的土地。
- 1996 年 独立后的津巴布韦发生了最大规模的公务员罢工。
- 1997 年 退伍老兵施压政府支付预算外的退休金,导致货币贬值。
- 1997 年 大罢工迫使政府放弃了向工人征税的新方案。
- 1998 年 哈拉雷发生大暴乱,其他城市的粮食价格飞涨。
- 1998 年 津巴布韦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兵。
- 1998 年 津巴布韦工会大会组织了三次全国大罢工。

	全国制宪大会成立。
1999 年	争取民主变革运动成立。
	政府未能偿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债务。
2000 年	政府在宪法草案的全民公投中失败。
	土地占领运动,亦即所谓的第三次解放战争开始。
	为反对国家暴行举行大选,争取民主变革运动赢得近半的议会席位。
2002 年	在暴力频发的环境下,穆加贝在竞争激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
	颁布《公共秩序与安全法案》和《信息使用和隐私保护法》。
2002—2008 年	对执政党内侵犯人权的部分官员实施“针对性”制裁的级别上升。
2007 年	警方殴打并逮捕了争取民主变革运动和民权运动的领导人。
	在南非总统姆贝基领导下,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开始调停。
2008 年	争取民主变革运动在 3 月的选举中获得议会大多数席位,茨万吉拉伊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获胜。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最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后,穆加贝在总统复选中“获胜”。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同盟(爱国阵线)签署《全球政治协定》,两个民主变革运动组织为政治经济的稳定创造条件。
	霍乱爆发,加重了人道主义危机。
2009 年	联合政府成立。

前 言

——艰难的建国之路

津巴布韦资深的民族主义领袖、“国父”乔舒亚·恩科莫(Joshua Nkomo)在其自传中感谢殖民定居者“为我们一次性划定了国界”：

这片土地上各民族的领地只是按惯例来界定的：领地界限不清，导致为了抢夺牛、食物或女人的侵袭和反侵袭不断发生。现在我们再也没有理由不团结、不去树立无可争议的国家认同。^①

在 1950 年代后期，恩科莫认为领土完整对民族独立运动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看法是非洲大陆大多数民族主义精英的共同立场。这些精英渴望带领他们的国家进入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中。他们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任何其他领土组织的形式，尤其是基于民族基础上的，“不仅完全行不通，而且政治上具有爆炸性”。^② 然而，正如恩科莫的生活经历所验证的那样，在反殖民斗争和殖民后的政治时代，争取“无可争议的

^① Joshua Nkomo, *The Story of My Life* (London: Methuen, 1984), p. 7.

^② Crawford Young, ‘Nation, ethnicity and citizenship: Dilemmas of democracy and civil order in Africa’, in S. Dorman, D. Hammett and P. Nugent (eds.), *Making Nations, Creating Stranger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7), p. 245.

国家认同”的运动被证明是一个危险的幻想，这个幻想不能掩盖津巴布韦历史上民族、阶级、性别和种族方面的不完善。那些将已经存在的反对殖民统治的思想和政治组织迅速动员起来的提议，是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团结”和霸权都是可能出现的，都是建立在不同身份认同、不同社会力量和不同战略联盟的互相影响的基础上的。^①

库珀(Cooper)写道，殖民政权是特定物质、社会和文化条件下的“斗争目标”。在这些条件下，“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结构”，他们“需要通过特定的行动重新构建”。在白人的殖民统治下，国家高压统治及对种族和文化差异的主张，是与强加的不同类型的“分权专制”相结合的。^② 在这种“分权专制”^③中，“习惯”和“传统权威”既是管理形式也是争论和辩论的舞台。^④ 此外，强制接受殖民者的统治发生在殖民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生产关系和土地所有权的关系，导致了新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出现。

本书提供了一个从殖民前时期到当代的津巴布韦历史概貌，并探究在此期间关于国家归属感和公民权的看法。在这些宽泛的参数中，我们还要着手探求国家统治的本质、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轮廓及国家在区域和国际层面上的历史。因此，本书的中心目标是分析“津巴布韦建国”的进程、挑战和持续的斗争。

殖民前时期到 1930 年代

1977 年，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写了一篇关于津巴布

^① 关于此类动态发展的有趣的理论讨论参见，S. Hall, ‘Gramsci's relevance to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ity’, in D. Morley and K-H. Chen,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411–440.

^② F. Cooper,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③ M. Mamdani, *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 Ru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④ D. S. Moore, *Suffering for Territory: Race, Place, and Power in Zimbabwe* (Harare: Weaver Press, 2005).

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对殖民前津巴布韦看法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借用布贝(Bhebe)和兰格(Ranger)的话语，力图提出自己的立场——“一个自然的‘绍纳’国家，一直在争取保卫自己的自治权”。^①穆加贝引用他所阅读的蒙胡莫塔帕(Munhumutapa)帝国的史料：

我们民族的特征、我们文化的一致性、我们生物和基因的同一性、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地理和我们的历史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国家认同，共同塑造了我们这个民族充满活力和积极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一以贯之，得到了传承和发扬。^②

马扎瑞(Mazarire)所写的第一章对上述说法提出挑战，并提出另一种解释：

津巴布韦殖民前的历史通常被认为是一部帝国的兴衰史——一部大津巴布韦、莫塔帕(the Mutapa)、托尔瓦(the Torwa)、罗兹韦(the Rozvi)和恩德贝莱(the Ndebele)等王国此兴彼衰的历史。这些大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是如果认为在这些国家之前或者之后，在这些国家疆域之外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那是会令人误解的。大多数土著居民生活在更小的族群里……

根据大卫·比奇(David Beach)和特伦斯·兰格(Terence Ranger)等历史学家的研究，马扎瑞总结说，“绍纳人”(Shona)是一个预示种族语言、文化和政治特征的字眼，19世纪后半叶之前，绍纳人也不知道他们自己被如此称呼，即便在当时也有瓦尼亞伊(vaNyai)、阿贝查比(abeTshabi)、卡伦加(Karanga)或霍里(Hole)等各种称呼。就恩德贝莱人来说，1840年后他们定居在津巴布韦高原西南部。由于19世纪

^① N. Bhebe and T. O. Ranger (eds.),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Zimbabwe Publications*, 2001), p. xxv.

^② 同上, p. xxvi.

南非的姆法肯动乱(Mfecane)，祖鲁王国一个不大的库马洛(Khumalo)家族外迁，通过征服、同化和合作发展成为更加多样化的国家，由罗兹韦(Rozvi)、卡兰加(Kalanga)、比尔瓦(Birwa)、通加(Tonga)、纽比(Nyubi)、文达(Venda)和索托人(Sotho)组成。^① 在强调改变种族划分是静态的、原始的这种观点的必要性时，兰格提出，“部族身份并非是必然的、一成不变的、与生俱来的，而是人类创造力的产物，它可以被重新发明和完善，再次成为开放的、建设性的、灵活的，服从于其他君主和联盟”，展现这一点十分重要。^②

在早期的殖民统治下，自 19 世纪末的绍纳和恩德贝莱起义遭残酷镇压后，新兴的资本主义开始改变这片土地上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在早期的煤矿和乡镇，新型的社会斗争和社会身份开始出现。如萨贝洛·西乌伊尔(Sahelo Ndlovu)的第二章所写，这些变化源于过去民族身份的变化不定、教会势力和帝国公民身份的模糊不清、一小部分黑人精英对更加受人尊敬的“文明”地位的诉求，以及早期劳工斗争的需要。迈克尔·韦斯特(Michael West)这样描写 1930 年代发展“民族意识”的困难：

南罗得西亚特定的非洲身份，也就是津巴布韦非洲民族意识的出现，以 1950 年代末兴起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为标志，已经萌发了很长一段时间。非洲精英“国家归属”在 1930 年代中期有重要转变，以班图人大会的建立为顶峰。班图人大会是第一个代表全非洲殖民地人民的政治信号，尽管它的主要活动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尽管他们斗志坚定，但在追求国家代表性时却把早期的抵抗团体排除在外，这些团体的组建基本上以区域或种族为基础。^③

^① S. Ndlovu-Gatsheni, ‘Dynamic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mong the Ndebele in Zimbabwe, 1818 – 1934’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Zimbabwe, 2003); T.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ibalism in Zimbabwe* (Gweru: Mambo Press, 1985).

^② T.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ibalism in Zimbabwe*, p. 19.

^③ M. West, *The Rise of an African Middle Class: Colonial Zimbabwe, 1898 – 196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3 – 34.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 1960 年代

阿洛伊斯·姆兰博(Alois Mlambo)所写的第三章表明,大规模民族主义的出现必须要解决 1940 年代到 1960 年代的一系列相互抵触、重叠的政治和身份主张。在农村,参加众多的组织和机构,与包括教师、农民、酋长、基督徒、传统主义者和工人等政治活动家共事是很常见的。乔斯林·亚历山大(Jocelyn Alexander)认为,农村政治的多面性强调了避免将非洲政治文化单一化的观点,“以及将传统与现代进行严格区分,这在官方话语、社会分析中经常有具体表现,且在将国家特征描述成技术专家治国型(technocratic)、有异域特征型和传统的农村社会中也有表现”。^①

同样,在城区,想象“一个指定国家及其社会界限”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种族、地域、性别和劳动意识等身份认同互相竞争、相互补充。^②这种斗争也以非洲人争取拥有城市居民身份权利的斗争为中心,反对白种纳税人更具选择性、更激进的要求,^③同时也将地方的要求与产生提摩斯·斯贾尼驰(Timothy Scarneccchia)所说的“至高无上的工人阶级公民权”这一更广泛的诉求相结合。查尔斯·米兹格力(Charles Mzingeli)是争取这种公民权的中心人物。米兹格力“为穷人和工人阶级的权利而战斗,使他们免受殖民种族社会的不公正待遇和非洲精英政客的歪曲。”^④这种对政治、土地和公民权的更广泛的要求,使用了一种或另一种殖民意识形态,也被政治家、工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政治家所采用,他们将自己的要求置于

^① J. Alexander, *The Unsettled Land: State-making and the Politics of Land in Zimbabwe: 1893–2003* (Harare: Weaver Press; Oxford: James Currey, 2006), p. 9.

^② E. Msindo,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urban colonial Zimbabwe: Bulawayo, 1950–1963’,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48, 2007, pp. 273–274.

^③ T. Ranger, ‘City versus State in Zimbabwe: Colonial antecedents of the current crisis’, *Journal of East African Studies*, 1(2), 2007, pp. 161–192.

^④ T. Scarneccchia, *The Urban roots of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Zimbabwe: Harare and Highfield, 1940–1964*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8), p. 14. See also T. Ranger, *Voices from the Rocks* (Oxford: James Currey, 1999).

更为公众所普遍认可的指示对象范围内。安斯·托勒(Ann Stoler)和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写道，“语言普遍性给下等的群体一个把手，将他们置于直接权力关系之外，去甄别地方暴政，提出全球性的权利诉求”。^①但显然，这种通用语言的有效性取决于该语言在地方或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基础以及使用的程度。^②

直到1950年代后期，许多非洲精英对非种族原则基础上的多种族政治和精英管理抱有希望。通过诸如摩羯座非洲协会(CAS)和南罗得西亚跨种族协会等组织，他们试图实现多种族和睦相处的承诺和殖民国家政治包容的梦想。经过这一时期，多种族政治的局限性在更趋强硬的白人殖民政治面前变得越来越明显。在这样的情形下，在非洲大陆风起云涌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中，民族主义的“团结”呼声与对被民族主义领导人妖魔化的“叛徒”和“傀儡”的骂声夹杂在一起。在此过程中，民族主义运动的团结成为凌驾于所有其他非洲协会之上的同义词。^③特别是，它强制忠诚于单个组织，破坏了工会运动等组织机构的自主性。当新兴的工会联合会在劳动权利方面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团结时，民族主义领导者立即就将这种行为贴上外部利益干涉民族利益的标签。这就开始了民族主义和工会运动之间的长期冲突，这种冲突以1990年代双方的决裂而告终。^④同样，当非洲妇女“试图摆脱男权控制和殖民镇压”时，^⑤1940年代末与1950年代初，米兹格力的改良工商业联盟政策虽然理解“女性在城镇生活中的中心角色”，但屈服于民族主义者的施压。他

^① A. Stoler and F. Cooper, ‘Between metropole and colony: Rethinking a research agenda’, in F. Cooper and A. Stoler (eds.), *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 35.

^② F. Cooper, *Decolonisation and African Society: The Labour Question in French and British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67.

^③ T. Ranger, ‘Introduction to Volume Two’, in T. Ranger (ed.),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Zimbabwe, Volume Two: Nationalis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Harar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s, 2001), p. 5.

^④ B. Raftopoulos, ‘Labour internationalism and problems of autonom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Southern Rhodesia, 1951–1975’, in Ranger (ed.),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Democracy*.

^⑤ T. Barnes, ‘We Women Worked So Hard’: Gender, Urbanisa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Colonial Zimbabwe, 1930–1956 (Oxford: James Currey, 1999), p. 160.

们认为这是“男性为女性尊严进行辩护,而不是赋予其更多的平等”。^①这种观点对确立父权主义的民族主义政治有着长远的影响。

从 1950 年代中期到 1970 年代,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壮大,它借鉴了本地、非洲大陆和全球意识形态的复杂组合。当创造国家形象的过程涉及服饰、饮食、音乐、戏剧、政治口号以及祖先祈祷时,^②民族主义运动要求保留更多的民族元素。萨贝洛·西乌伊尔在描述这个过程时写道,民族主义

是由殖民地环境下复杂的当地斗争、历史和社会所激发的,而这种环境的基础是正在逐渐衰退的殖民前的历史、神话和记忆。谈到“上述”因素塑造了民族主义时,我们指的是当地的组织和诉求对非洲大陆和全球的意识保持开放的态度,因为它们被认为是符合并推动当地事务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民族主义将黑人分离自治主义(Garveyism)、黑人性(Negritude)、马克思主义、黑人主义、基督教、泛非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自由主义等外部意识形态加以吸收融合,并将它与诸如土地权这样的本土资源相结合。^③

单方面宣告独立的年代及解放斗争

在单方面宣告独立的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黑人和白人之间关于“美好国家的愿景”方面似乎存在着不一致。约瑟夫·梅提(Joseph Mtisi)、穆亚茹帝兹·恩雅库迪亚(Munyaradzi Nyalcudya)及特丽·巴纳斯(Terri Barnes)在他们所写的第四章中认为,这个总结毫无疑问可以理解为“政见更加多样性的环境”。因此,当种族必然成为人民生活

^① T. Scarneccia, *The Urban Roots of Democracy*, p. 85.

^② T. Turino, *Nationalists, Cosmopolitans and Popular Music in Zimbabw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 174.

^③ S. Ndlovu, *Do Zimbabweans Exist? Nation-Building Violence and Citizenship* (Oxford: Peter La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9 [forthcoming]).

和经历的核心形态时,^①白人罗得西亚及非洲民族主义政治和身份的形成仍是一个复杂而有区别的发展过程。

就白人殖民者而言,^②探索通过种族和民族身份来建立白人社区非常重要。这种社区“基于种族主义以及将大部分黑人排斥在外的国家观念”,^③但是阶级问题和不同民族的起源问题使罗得西亚身份的出现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就姆兰博所观察到的,

尽管表面团结,但无论如何,白人罗得西亚社区因种族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而严重分裂。这种种族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主要来自英国血统的殖民后裔,引起国内其他白人群体如南非布尔人的强烈反对。^④

姆兰博还指出,罗得西亚白种人的人口统计显示,他们是“一个移民和过客的社会,他们大部分都不会在这个国家待很长时间并扎根此地”。^⑤而且,这种以种族为基础的脆弱的统一还必须不断竭力保护自身利益的定居群体进行抗争。^⑥在试图确立自己的“种族”身份时,专有的文化概念被用来证明殖民时期种族化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这种文化概念的一大主要特征是“白人礼仪”。因此,舒特(A. Shutt)写道,成为罗得西亚人“并不是简单假定种族优越模式与低

^① 该观点选自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极具创意的文章,‘Race, articulation and societies structured in dominance’, in Unesco, *Sociological Theories: Race and Colonialism* (Paris: Unesco, 1980), pp. 305–343.

^② 这一关于白人身份的讨论选自: B. Raftopoulos, ‘Introduction: Unreconciled differences: The limits of reconciliation politics in Zimbabwe’, in B. Raftopoulos and T. Savage (eds.), *Zimbabwe: Injustice and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Cape Town: 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2004), pp. viii–xxii.

^③ K. Alexander, ‘Orphans of the empire: An analysis of elements of white identity and ideology construction in Zimbabwe’, p. 195.

^④ A. S. Mlambo, ‘“Some are more white than others.”: Racial chauvinism as a factor in Rhodesian immigration policy, 1890–1963’, *Zambezia*, 27(2), 1998, p. 140.

^⑤ A. S. Mlambo, ‘Building a white man’s country: Aspects of white immigration into Rhodesia up to world War Two’, *Zambezia*, 25(2), 1998, p. 124.

^⑥ P. Godwin and I. Hancock, ‘Rhodesians Never Die’: The Impact of War and Change on White Rhodesia, c. 1970–1980 (Harare: Baobab Books, 1995), p. 19.

等的非洲人对立的问题。粗暴的种族主义不应得到保护,因此新移民必须要学会种族礼仪的微妙差别”。^①

种族礼仪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同种族间的熟悉程度破坏了白人与黑人保持社会距离的传统,这反过来又威胁白人统一体的巩固”。^②在齐斯·旦拉姆加(Tstisi Dangarembga)的小说《不》(The Book of Not)中,就白人对社会距离的关注有充分展现。书中描述了一些白人女生如何厌恶她们的黑人同学,甚至一想到与黑人同学打交道就会恶心。黑人孩子不小心撞上白人女孩,在描写白人女孩的反应时,旦拉姆加明显带着伤痛的心情。

发生这种事的时候,她们——一类特殊的女孩——会有一种特殊反应。碰到你的时候,她们会收起优雅,即便是你遮挡了太阳的影子也不应该与她的身影交织一起。要是身影不经意地碰上了,她们脸上会泛起惊恐的表情,这往往会让你环顾四周,看看到底是什么可怕的怪物把她们吓成这样,之后你才会明白这个怪物就是你。这些女孩可以忍受跟我们一起上学,那是因为修女给她们优质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特殊的女孩可以忍受与我们接触的念头和现实。^③

旦拉姆加在小说中进一步写道:“你来到学校,经常不得不掐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是否真的存在。证实你在之后,你往往会希望你没在那里。所以你躲躲闪闪,以免遇到别人。”^④非洲人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意识会从这些遭遇中萌发,便很容易理解了。

面对这种脆弱的白人统一体和对罗得西亚身份所萌发的专有情

^① A. Shutt, ‘Matters Make a Nation: Citizenship in Southern Rhodesia, 1945 – 1963’, paper delive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History, University of Zimbabwe, May 2004, p. 6.

^② 同上, p. 6.

^③ T. Dangarembga, *The Book of Not* (Banbury: Ayebia Clarke Publishing, 2006), p. 58.

^④ 同上, p. 114.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感，伊恩·史密斯(Ian Smith)的《罗得西亚前沿》为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政策寻求更通用的参考。史密斯和他的意识形态追随者们在冷战政治中也发现了这一点，即如昂斯洛(Onslow)所观察到的，成了“一场在家门口的战斗”，反共产主义、反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国际主义的结合使罗得西亚成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前线”。在描述这种论述对罗得西亚政治的影响时，昂斯洛认为，

罗得西亚处在“反共产主义斗争的前线，而一批坚定分子设法保持西方文明的标准”。这种看法已远远超越罗得西亚的前线政治家们。此外，罗得西亚阵线政治家所使用的反共言论和宣传削弱了白人社会中自由元素的民主空间。这是一种保持欧洲人团结的手段，并被用来作为超越种族的工具，即一种将罗得西亚阵线团结在一起的黏合剂，因为罗得西亚阵线作为群众运动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稳固。^①

xxv

尽管面对的顽抗微不足道，白人殖民政治、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试图建立另一个统一的国家，这至少是一个愿望，可以将所有国家层面以下的种族身份和政治活动都囊括进去。艾博·曼达拉(Ibbo Mandaza)将新兴民族主义者的这种乐观看法描述为

抛开原始的忠诚的自决，如果有很多这种原始的忠诚的话；摒弃土著的和部落的种种联系，缔结尽管不是很明确的社会契约，建立民族主义的联合。昔日的部落首领正在成为未来民族主义的领导者。^②

然而，这样的转变与其说是基于多层身份相结合的民族主义政治，

^① S. Onslow, ‘The Rhodesia/Zimbabwe Conflict, 1974 – 198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Oral History Conference: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Cold War, Post 1974, Monash University Johannesburg Campus, 29 – 31 January 2009.

^② I. Mandaza, *Race Colour and Class in Southern Africa* (Harare: SAPES Books, 1997), p. xxiv.

倒不如说是一种目的论的希望,这种政治是一种多变的意识形态,有着多变的内容、不同的途径及不断变化的象征性资源。^①因此,民族主义的话语和政治与种族性的话语和政治并不是对立存在的,而是交叉重叠、相互抵触的,从相同的历史基础上获得可调配资源。^②殖民前的文化、社区、归属感等元素被包含、重新解释并写入民族主义政治的现代主义观点中,对种族政治的操纵并不是以其原有的种族身份为基础,而是基于对过去记忆、象征符号和道德经济的重新组合。^③

马斯普拉·西索尔(Masipula Sithole)关于津巴布韦民族主义政治中种族斗争的研究表明,在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内部的恩德贝莱、卡兰加、泽祖鲁(Zezuru)斗争中,以及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内部卡伦加、泽祖鲁、曼伊卡(Manyika)和恩达(Ndau)之间的类似冲突中,种族斗争的因素依旧重要。因此,在描述1970年代的津巴布韦民族主义斗争时,西索尔注意到:“津巴布韦解放运动已经因部落主义和区域主义而四分五裂,但领导阶层和我们所谈论的组织很少公开承认这一点,而宁愿采用渺茫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④尽管西索尔的文章没有解释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起源,但它的确表明了其对民族主义政治和西乌伊尔所说的“非洲民族主义是政治和身份的重新部落化”这一方式的持续影响。^⑤

除了种族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紧张,津巴布韦政治中动员土著居民拥护民族主义目标,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命题。因为虽然殖民统治的暴力、耻辱以及殖民占领的不公正为选择想象中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强大的基础,但是这种选择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仅仅建立在一致同意

^① Young, ‘Nation, ethnicity and citizenship’, p. 246.

^② S. Dorman, D. Hammett and P. Nugent, ‘Introduction: Citizenship and its casualties in Africa’, in Dorman, Hammett and Nugent (eds.), *Making Nations*, p. 3.

^③ B. Berman, D. Eyoh and W. Kymlicka (eds.), ‘Ethnicity and Democracy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B. Berman, D. Eyoh and W. Kymlicka (eds.), *Ethnicity and Democracy in Africa* (Oxford; James Currey, 2004), p. 3.

^④ M. Sithole, *Zimbabwe Struggles within the Struggle* (Salisbury; Rujeko Publishers, 1979), p. 10.

^⑤ S. Ndlovu, *Do Zimbabweans Exist?* p. 119.